

譚友夏合集目錄 卷八

鵲灣文章

序

詩歸序

刻水經注批點序

古文瀾編序

東坡詩選序

袁中郎先生續集序

蔡清憲公全集序

徐中丞集序

選語石居集序

河洛人文序

弔忠錄序

楚才錄序

長安古意社序

譯友夏合集 卷八 目錄

譚友夏合集 卷八

鵝灣文章

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

序

詩歸序

春未壯時見綴緝爲詩者。以爲此浮瓜斷梗耳。烏足好。然義類不深。口輒無以奪之。乃與鍾子約爲古學。冥心放懷。期在必厚。亦既入之出之。參之伍之。審之克之矣。有教春者曰。公等所爲創調也。夫變化盡在古矣。其言似可聽。但察其變化。特世所傳文選詩刪之類。鐘蝶嚴滄浪之語。瑟瑟然務自雕飾而不暇。求於靈迥朴潤。抑其心目中別有夙物。而與其所謂靈迥朴潤者。不能相關相對歟。夫真有性靈之言。常浮出紙上。決不與衆言伍。而自出眼光之人。專其力。壹其思。以達於古人。覺古人亦有炯炯雙眸。從紙上還矚人。想亦非苟然而已。古人大矣。往印之輒合。遍散之各足。人咸以其所愛之格。所便之調。所易就之字句。得其滯者。熟者。木者。陋者。曰。我學之古人。自以爲理長味深。而傳習之久。反指爲大家。爲正宗。人之爲詩。至於爲大家。爲正宗。馳海內有餘矣。而猶敢有妄者言之乎。嗚呼。此所以不信不悟。而有才者。至欲以纒與險厭之。則亦若人之過也。夫滯熟木陋。古人以此數者收渾沌之氣。今人以此數者喪精神之原。古人不廢此數者。爲藏神奇藏靈幻之區。今人專借此數者。爲仇神奇仇靈幻之物。而甚至以代所得名之一人。與一時所同名之數人。及人所得名之篇。與篇所得名之句。皆堅守莊誦。而不敢譏言之。不過曰。古今人自有篤論。夫人有孤懷。有孤詣。其名必孤行於古今之間。不肯遍滿塵廓而

世有一二賞心之人。獨爲之咨嗟。傍皇者。此詩品也。譬如狼烟之上。虛空鼻鼻然一線耳。風搖之時。散時聚。時斷時續。而風定烟接之時。卒以此亂星月而吹四遠。彼號爲大家者。終其身無異詞。終其古無異詞。而反以此失獨坐靜觀者之心。所失豈但倍也哉。今之爲是選也。幸而有不狗名之意。若不幸而有必顯名之意。則難矣。幸而不畏博之力。若不幸而有必勝博之力。又難矣。幸而有不隔靈之眼。若不幸而有必驚靈之眼。又難矣。法不前定。以筆所至爲法。趣不強括。以詣所安爲趣。詞不準古。以情所迫爲詞。才不由天。以念所冥爲才。恬一時之聲臭。以勸古今之波瀾。波瀾無窮。而光采有主。古人進退焉。雖一字之耀目。一言之從心。必審其輕重深淺。而安置之。凡素所得名之人。與素所得名之詩。或有不能違心而例收者。亦必其人之精神。止可至今日。而不能不落吾手。眼因而代。獲無名之人。人收無名之篇。若今日始新出於紙。而從此誦之。將千萬口。卽不能保其誦之益千萬口。而亦必古人之精神。至今日。而當一出古人之詩之神。所自爲審定安置。而選者不知也。惟春與鍾子克慮厥始。惟春克勗厥中。惟鍾子克成厥終。詩歸哉。

刻水經注批點序

自水經有注。而桑氏書遂真爲經矣。注行而孤吟遙想之夫。開物寄道之士。若有所恃。以自證其山水之好。端坐深讀。若奇卉佳木。舟馬相澹。若森森磴磴。麗我瞻矚。又若塔廟碑版。光我目。蒼我思。有高人真僧。迢迢待我。可舉足提杖。而一往也。予少時卽知好之。聞一名家前輩。歲輒一閱。深歎其勤。求得其書觀之。筆如稿木。無復真。奧似爲考核醜記而已。私語亡友鍾子曰。如是則是書亦可不著也。頗與鍾子空濛蕭瑟於其中。庶幾想鄺子當日作注之意。而蜀朱無易先生者。淵人也。來官我楚。揖我而坐。臥乎桑鄺之間。當是時。師友淵源。通理輔性。外慕等夷。內懷悱發。真有如雷次宗所云者。於是。有朱鍾二家之選。而予評遂逸去。不復能自愛惜矣。友人嚴忍公家武林。不妄交一人。獨好予輩所閱書。而與開子將諸同志。合刻全注。以爲雅人資糧。夫子之所得於鄺注者。自空

濛濛瑟之外。真無一物。而獨喜善長。讀萬卷書。行盡天下山水。因捉幽異。掬弄光彩。歸於一緒。以力致其空濛蕭瑟之情於世。而胸中獨抱是癖。且獨著一書而死。而世人猶執考核醜記以求之。不幸而與類書同功。嗚呼。則是書亦可不著也。

古文瀾編序

王聞修先生。選古文瀾編。既成。寄聲譚子元春。屬序焉。元春竊謂古人之文。不可及矣。生其後者。無可附益。不能端居。無爲必將穆其瞻矚。暇其心手。出吾之幽光積氣。日與賞延。或不能無去取其間。久之成一書。而是人性情品徑。已胎骨於一書之中。因而後之讀是選者。皆曰某氏之書也。則幾於取古人之文。而奄有之。夫奄有古人之文。而自成一書。其事豈細也哉。徐偉長云。六籍者。羣聖相因之書也。今之學者。勤心以取之。亦足以到昭明。而成博達斯言。誠是矣。吾輩勤心。如修漏舟壞屋。必有其處。舍評選無可置力。亦無可與古人遊者。且非獨吾輩也。尼父詩書二經。皆從刪者選之始也。梁宋而下。有專功焉。然困於其識。局於其代。使後人望而知爲梁宋以下之書。如見其所自著之書焉。故知選書者。非後人選古人書。而後人自著書之道也。學者不能勤心以取之。又勝心以居之。如劉舍人所謂。會已則嗟。調異我則沮棄者。往往而然。祖兩漢。卽奴陳。隋。尊八家。卽退羣。儒朝廟實用之言。溪山翰墨之致。甚至同季不相爲語。亦其勢然也。雖然。無是理也。古今文章之道。若水瀉地。隨地皆瀉。常窟穴在忠孝人之志。幽素人之懷。是二者皆本乎自然。而文章之道。恆以自然爲宗。使非貞篤恬澹之人。諷高歷賞光影相涵。雖甚勤心。亦莫得而取之。王先生者。固今之貞篤恬澹有道文人也。故其讀書。不忘漢初。不輕唐後。不苟經世。不厭尋幽。始乎詔疏。訖於小品。輯爲一書。先生日讀數篇。輒自喜曰。吾上下千六百年。問古文。不問爲海。爲江。爲河。爲溪。爲谷。澗。爲石。泉。下水。而皆有風生水。皺。云。云。然波瀾可愛者。吾暇日編之。而常自讀。授子弟。讀授他人。讀如泛扁舟入漣漪中。蹴之使碎。又如建一閣一亭於水上。招達者數人。列坐其中。以觀其瀾之生也。謂

余心樂否耶。且是瀾之妙。有時而有。有時而無。有時而安。有時而驚。有時而碧。有時而紫。豈能一端而概厥美耶。然則讀是書者。恍然窮其際。有幽光積氣。不知所自來。則皆先生之幽光積氣也。譚子曰。是則王先生所自著之書也。

東坡詩選序

選東坡文者。更十餘家而始定焉。獨其詩尙無選。非無選也。人之言曰。東坡詩不如文。文通而詩窒。文空而詩積。文淨而詩蕪。文千變不窮。而詩固一法。足以泥人。夫如是。是其詩豈特不如其文而已也。雖然。有東坡之文。亦可以不爲詩。然有東坡之文。而不得見於詩者。勢也。詩或以文爲委。文或以詩爲委。問其原何如耳。東坡之詩。則其文之委也。吾嘗思之。使東坡之文。而一人之文。則可。而東坡古今之全力也。雖欲執人從來之言。與信已一時之目。而將有所不敢。則其重東坡之文。而不敢不求之於詩者。亦勢也。故淪其望。而通自見。芟其積。而空自生。約其蕪。而淨自出。日出沒於千變之中。而後窮者。乃我之目。固者。乃人之言。而東坡不存焉。惟求其東坡之所存。爲古今之所共存者而已。然則不自知其窒。與不自知其積。與蕪。與曰。奚而不知也。六經成而詩爲一體。詩之處。經中也。大地山嶽之有水也。水以妙大地山嶽。而搖大地山嶽。碎之以爲水。吾知其不能。有古文於此。截其字句。變其音節。而謂之詩可乎。然以此而冀其詩文之爲二事。工詩文之爲兩人。又不可。江海之內。冰水之間。嗚呼。難言之矣。唯東坡知詩文之所以異。唯東坡知其異而異之。而幾於累其同。則文中所不用者。詩有時乎。或用文中所有餘於味者。或有時不足於詩。亦似東坡之欲其如是。而後之人不必深求者也。蓋嘗爲之說曰。文如萬斛泉。不擇地而出。詩如泉源焉。出擇地矣。文行乎不得不行。止乎不得不止。詩則行之時即止。雖止矣。其行未已也。文了然於心。又了然於手口。詩得了然於心。猶不敢了然於口。猶不敢了然於手者也。請以是而求東坡之詩文。庶幾焉。斯選也。袁中郎先生有闕本存於家。予得之。其子述之。而合諸夙昔之所見增減焉。述之。奇士

吾友也。知不罪我矣。

袁中郎先生續集序

公安袁述之。刊其先中郎續集而屬予序。其言曰。先子不可學。學先子者。辱先子者也。子不爲先子者。實是先子知己。惟子可以敍先子。予愛述之。而敬其言。受稿於裝。歷辰湘湖岳殆遍。目察公之用心。其譏不待人發。而其才不難自變。其識已看定天下所必趨之壑。而其力已暗割從來所自快之情。予因思古今眞文人何處。自信亦何嘗不自悔。當衆波同瀉。萬家一習之時。而我獨有所見。雖雄裁辨口。搖之不能奪其所信。至於衆爲我轉。我更覺進。舉世方競寫喧傳。而眞文人靈機自檢。已遁之悔中矣。此不可與鈍根浮器人言也。往公之哭江進之。也有悔。其詩文妙理。生前未商語。後寄黃平倩札。有悔其瓶花詩文。俱有痕迹語。夫公之妙於悔。何待公言哉。細心讀破硯集。又似悔瀟碧矣。細心讀嵩華遊稿。又似悔破硯矣。今察公續稿。其文章中卓大而堅實者。又似爲古今人俱下一悔脚也。楊子悔少作。其意甚美。而觀其晚作。又似不知悔不必悔者。予益以此歎公之根器。識力有大過乎人者焉。續集出其卓大堅實之文。出自痛快俊穎之手。吾願學者。從是悟文章之道。若舍其大者不言。而於所爲翰墨遊戲。易於觸目者。則賞之不去口。傳之不崇朝。而法之不遺力也。又未免令述之。纍息歎歎。而獨以予爲知己矣。

蔡清憲公全集序

元春固得親以詩文。逮事清憲公。北面稱弟子者。公亦時以上德古懷。引元春於詩文之內外。又似獨相期許。開其寬率。與爲朋友商究之言。故元春亦稍稍知詩文涯際。嗚呼。今不可作矣。元春日以退。無以與於鴻壯淵宥之觀。類嘗端居深念。古今文人。卑者無足論。卽與會標舉。踔厲風發。聲爛爛然。自謂名下士。吾爲之慚甚。備異文雅。芳流不歇。便自以爲不俗之人。吾爲之慚甚。山谷老人謂大節不奪者。乃真不俗。而司馬仲達望武侯葛巾。

毛扇指麾三軍。乃以名士稱之。嗚乎。世固安有。名士與不俗之人哉。惟吾敬夫先生。始可以盡瘁爲名士。始可以山嶽之性。拔去俗根。而亦必真如先生名貴不俗。始能使詩文之氣。充滿天地之間。而決不至隨荒煙野草而散去。故元春竊以爲公之可及。不可及者。凡有六德。業詩文。水乳和合。請得而深論之。夫人少而好學。老而不衰者。多矣。然皆掇拾附益。必以歲時。公十齡以往。書史上口。觸目皆如重閱。嘗借人奇書數十卷。燭下取讀。曉而還之。其敏可及其勤不可及也。目下十行者。思力屬最。率無暇想。公作古文詩歌。章奏。賤啓。檄。移。科。條。日可百餘。通數小史。不給朝鳳草。申酉成書。而公優游。尙自如山水書畫。幽其神緒。其辦可及其閒不可及也。公忠孝友愛。出於自然。一身冰霜。滿抱千頭橘。八百桑。非其所有。救世心切。如夙生負涕泣。欲償一字一句。如佛說法。其慈可及其誠不可及也。旣爲國家經緯人。治一切邊腹夷險。可爲不可爲。無不功歸人。罪歸己。至於星隕而不化。任彥升之序。王文憲曰。道在廟廊。理擅民宗。先生有焉。而日妙思經書。如寒流淵水。窺深領奧。窮其要眇。以入無際。我輩下帷終日。獲者鱗爪耳。其肆可及其微不可及也。鴻儒大方。喜談源派。兩漢八大家。熟入聽聞。不自振精神。如貧落子。侈稱先世。門闕予。每讀公詩文。海潮泉眼。蕩注無方。其古可及其獨不可及也。世之作者。光焰過多。才每足以震物。權每足以彩毫。具曰予聖。斯亦可矣。而公與寡取。篤形神在友。墮己千仞之峻。慕人一壑之幽。誰爲爲之。誰令聽之。其高可及其虛不可及也。凡爲若說者。不勝書。將一書之而已。亦猶論法。但節以一惠。而以爲清憲耳。清憲足以盡先生乎。先生死。弟仁夫梓其集。未數卷。亦死。其婿林子觀。曾搜而梓之。予因語林子。子之心苦矣。未遺餘力矣。還先生以日星河嶽之觀。開天下以元始玄化之域。是吾子之功也。夫而竊不敢忘公昔者一語。公來鄂中。與元春夜半論文。以爲自愛其詩文者貴少。愛人之詩文者貴嚴。必嚴而作者之精神始見。必少而觀者之精神與作者始合。且吾輩終日獻酬人事。神明如珠。豈能從萬斛泉中。涌出滔滔莽莽。赴筆而爲之。豈能自滿作者之意。而何以接天下後世之眼。予他日爲我精選數十篇。令其可傳足矣。夫以先生鴻壯淵邃之學。鼓吹經史。自

存稿外。但能網羅一字之遺。爭相傳寶。如玉匣金梳。復出人間。是何忍復。議刪選。雖然。元春不敢忘也。全而搜之。固難。有而擇之。甚易。子爲其難。吾爲其易。吾兩人各職一事。以告哀逝者。使光靈復栖。止故處焉耳。若夫詩古文之氣。挾其道。德經綸。以充滿天地。粹不粹。亦非所輕重也。又何論選不選哉。

徐中丞集序

春從事於詩文者也。往見歐陽子有言。唐四庫書目。班固藝文志。其所列著書之士。多者百餘篇。少者三四十篇。而散亡不存。一。雖以文章之麗。言語之工。營營汲汲。以終其身。而卒無異于飄眼之留木。過耳之好鳥。未嘗不爽然喪其嗜古之志。然而歐公之文。流傳千古。無一篇失者。則嘗思之。彼多者百餘篇。而不存。一。二者。或一二篇。而亦足事傳。皆命也。意篇章之業。或賴道德以久。或附經濟以見。或風期才華之美。各有所因。而流于人間。與抑在己。無意於必存。而居其後者。從旁而收掇之。此自前人道德經濟風期才華之力。默鼓動于其中。而雖一字片語。自不得而淪墜。與中丞徐惟得先生。我之所自出也。宏才雅量。整儀高懷。爲海內鸞鳳者五十餘年。未嘗沾沾於詩文。而古今之詩文。若不外於是者。此何故也。哉。公仲子乾之。嘗欲春序其遺稿。未幾乾之歿。公之孫申前請焉。予凄然久之。嘗記公之言曰。吾在儼曹時。居閒寡務。與王敬美孫月峯諸公。切劘爲古學。頗知古人之意。後屠長卿以才。監誨妬。而不腆君苗之視。亦坐是而焚。人生在世。上則性命不易之理。次則民物有用之學。焉用是招尤之言爲哉。而又以春之嗜古也。嘗似欲摧折其盛氣。如歐公之於徐無黨者。今公去春十餘年。而春猶兢兢楮墨。若蟻之喜思。又竊以爲性命之理。民物之學。未有出於搜討之外者。恨當時未以是復公。而今日者。猶幸序公之集。得一言之。因私語公之孫曰。予旣無以窺公。汝從旁收掇。使人想見公之道德經濟風期才華。而有能庶幾其一二者。此孝子慈孫之志事也。予嚮者亦以此告乾之矣。

選語石居集序

聞唐梅臣先生初至襄。延見屬吏師儒之屬。視謁有羅學博。竟陵人也。因問竟陵。譚子方匿跡遠墟。久不挂於壇坫。學博心竊訝之。曰。安從知是人也。已而投一集。曰。爲我示譚子。選而序之。勿多多。非傳也。勿譽。譽勿益也。學博傳斯語。以至譚子。譚子咲曰。唐先生如是。安得不問譚子乎。予所以遠跡不求挂文人齒牙者。凡以爲談詩者。量多而親譚。元春性翹劣。無以塞其望。且吾師友皆散逝。古道不可以望人。寧甘兀兀。撒疎枸耳。今使君乃若是。起而披其集。是月也。雪郊枯岸。手龜圻如淘河漁人。喜極兼忤。輒永夜獨坐。研朱凝水。親灸硯鼎鑪。爲下點不休。所逢豔驚目。秀可餐。風神肅肅。忠孝迸裂者。歌之聲出。籬外絕不知有寒夜。小婢送酒至手邊。亦不知取煖。而或有應付雜收。熟如無物。眼不驚怪。入手芒斷者。亦竟不能爲使君踟躕。回顧卷帙上丹銘之痕。如古木槎枒可怪。則因而念之。夫詩文之道。上無所帶。下無所根。必有良質美手。吟想鮮集。足以通神悟靈。而又有硯潔思深。惕於毫芒之內者。與之觀其恆。通其變。探心昭忒。庶幾一遇之。而不敢散然。則今者使君令譚子職。選譚子欣然。選之而不辭者。豈非所謂遇之而不散者乎。多也。調也。斯散矣。予入冬。閱方秋崖集。喜其詠梅有云。古心不爲世情改。老氣了非流俗徒。三讀離騷多楚怨。一生知己是林逋。是詩也。可以贈梅臣。而梅臣詩中又有拙吏津頭不嗜錢。浮囊布被恆夷然。論交結容清。尋研碩人逸。叟中流連。日在吾口中。吟諷不去。遂覺秋崖梅臣二老來往。雪天手眼之間。不知何以遇。又不知何以不敬。使君治襄多暇。爲我祀杜二孟。六招其詩魂。一問其故。恐亦無以舉似也。

河洛人文序

吳興潘昭度學憲。家藏萬卷書。有森挺之才。其爲古今文辭。皆簡潔深健。不喜爲一切衰世苟且之言。故其視學中州也。亦務於才之疏以達。圖以閎。廉以深者求焉。若四時之氣。獨夏與冬有未宜於中州者。曰。吾將以行教也。予盡視其文。莫不有森挺之意。散於其中。而衰世苟且之習。似遙望其界而不敢入。公既觀察閩中。屬予友

孟誕先寓書俾序其牘。其中強半秋售。公甚快之。而尤咨嗟愛惜於未遽備者。是其意用以師表一世有餘矣。予嘗嘆古道之不可復也。莫甚乎師友之間。以一日偶然之升沉。而忽變其愛敬之初心。售則曰。吾卜之如是不售。咄咄曰。敗矣哉。汝之負我也。入而揖。禮貌衰久之。剗其文。不使與備者齒。師勸友怠。冷煖侵人。嗚乎。衡文者固將爲數十年得奇士偉人耳。非外身命忘爵賞。齊得失。不足稱希士偉人而衡文者。乃以一旦之逢不逢。冷煖素所望爲奇人偉士者。驅而納於與我狗物之途。所養非所用。君子憂焉。一切衰世苟且之言。與事俱從此生矣。昭度是刻。所以云救也。亡友鍾子伯敬。往閩督學。方公孟旋送之曰。君此行須辦三十年精神。使此三十年間所用道德功業文章。皆出君門下。勿徒愛戀一榜中耀目也。予最服其言。但有一言未質。諸孟旋使得一奇士偉人。坎壈總身。一生道德功業文章。無一見於世。鼎也不可以拄。識鼎者焉可悔哉。三十年中亦不可無此一恨。昭度性淵奇。無世味。予故附贊之。

弔忠錄序

中丞楊公大洪。以擊魏璫二十四罪。逮繫詔獄。榜笞剝。一身無餘而死。當是時也。天下之人。腹悲膽寒。而不敢言。其後二年。今上深褒其忠。褫奸人以慰貞魂。郡伯胡公於毀巢卵翼之。又從而建祠祠之。海內知與不知。歌詠嘉樂。甚至稗官之家。編爲小說傳奇之部。鑄成圖像。其於常山之舌。侍中之血。若已成金鐵星斗。不可朽壞。男子在世。此爲大快。而國人哀之。猶爲賦黃鳥。予以爲百身之贖。不如一言之知。中丞所不惜。府怨梯禍。奮身一擊。頭與玉俱碎者。祇是顧命二字。盤梗於衷。死不釋者耳。光宗遺命。輔皇太子。要緊。熹宗臨朝。亦問鬚子官安在。唐人有云。布衣一言相爲死。何況聖主恩如天。變負之臣。肥義以爲死不容誅。死不容誅者。死不得所也。楊公勁氣一往。爲風爲霆。而不知痛癢之人。必坐之以沽名。且謂逆璫後來之禍。公激成之。眞所謂好議論而不樂成人之美者也。予嘗言。士君子胸中不可無懸拙人事。如石工刻子瞻諸公爲黨人。不願鐫安民二字。石忠孝感李勣。

之恩。傷其功。不見於天下。推倒平淮西碑。一以好德之良。一以不平之氣。然兩人俱目不知書。無禍福生死計較。安當亂其胸中。故與聖賢豪傑無異。而世之黨逆。璫以下石楊公者。其視此何如哉。不愚不拙。遂至於此。楊公必屍視而憫笑之矣。弔忠錄刻成。因爲書此。以報辛程二君焉。

楚才錄序

督學師金壇虞公來視楚。士科歲二試。既竣。脫穎之士萃焉。於是刻卯辰類。秋賦。撤棘士以賓見。皆公嘗試。噴吸。知其才之可備者。於是刻錄科卷。新天子御極。士由里選。公益勁於弩末。務爲蒸變雲霞。以告成功。於是刻選士卷。而公是時已擢爲閩卿矣。其將別楚也。猶日夜枕籍士子之文。徘徊摩挲。不忍釋。復合而梓之。使人問序。元春憶元春首見賞於錢塘。葛公賴闕。周公復疆。起爲諸生。其以恩貢上京也。爲秣陵顧公。今復歸楚。出公門牆。公本以第一人見期。是其於四師也。俱不敏。一日忘。而竊有以賀公之遭也。楚年來鐸司。時分時合。江湖之烟中。斷參衡之雲不圓。卽前三師亦有遺恨。而公之來楚。復合爲一。始有以見楚才之全。而察其風氣精魄之所在。足之所歷。目之所到。與山川相吞吐。天與人俱若應之。而公以一年之中。盡收明經孝廉之備。復古鄉舉里選之科。豈可不謂之奇也哉。夫公之於士也。無舊譜。無常格。無我相。而後楚人之才。欲留爲不盡。居之以豁達。鍊之以精嚴。引之以高深。行之以變化。而後楚人之才。又樂爲之盡。令其試牘具在。始甲之。既乙之。而終甲之者有矣。前學使者甲之。而今或甲之。或乙之者有矣。兩試自乙之。而後乃大甲之者有矣。士人面目忽易。若出於神。若出於鬼。觀聽者亦若雜行於星日風霆之中。而務勉爲文章。非三楚才不足以發公心。眼而非公之神。奇博大。不足以揉楚才。而窮其際。嘗怪宋玉有言。天下之美。人莫如楚。國楚。國莫如臣里。臣里莫如東家之子。此言何其隘也。彼美無涯。良媒獨難。使有汲汲皇皇之懷。搜幽剔寒者。爲之塞修。吾知江臯之佩。湘靈之瑟。皆南國絕豔也。何矜一東家之子乎。

長安古意社序

予來京師。僦居城外寺。柏二株。鸞一隻。送聲遞影。常若空虛。暇則如退院僧。不常接城中人。書亦罕至。自以爲雖非學問所得。然躁心名根。退去四五。往往有不負師友處。一日步至城東。值桐鄉錢仲遠。山陰張葆生。平湖馬遠之。武進惲道生。公安袁田祖。興化李小有。閩中徐公穆。食正暢。予久不見奇士。怦怦心動。徒倚難去。小有田祖者。舊社友也。公穆數年前。邀予住峨眉未果。予甚感其意。庚申歲。予在西湖看兩山紅葉。葆生遠之先後拏舟相尋。予適去。然猶躡予葉上履跡。皆可徑釋故人。而仲遠之交。俠道生之筆墨。與予久相聞。初得見。盡日六七人相勞苦。長安塵沙多米。貴諸君皆來。覓作官人。不能滿持一觥酒。遍贊客曰。有貴交遊乎。謝無有。曰。時事如何。皆曰。無從聞也。於是樂甚。酒半酣。問年齒少長。忽下拜。兄已而弟人。是日覺有古意。令譚子投筆記其事。記成無所附。附以他文字。人若干。首刻焉。題爲長安古意社。因想盧尉有長安古意篇。盛稱香車寶馬。挾彈探丸。徒與麗人冶客。爭郊外巷中之豔者。視此。孰爲古意耶。

鵝灣文章卷之八終

譚友夏合集 卷八